

古典诗词之一梦千寻

玉溪 华年

锦瑟
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玉溪 华年

锦瑟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玉溪华年 / 锦瑟著. —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8.7
(古典诗词之一梦千寻)

ISBN 978-7-5358-3856-8

I. 玉… II. 锦… III. ①李商隐 (812~约 858) —唐诗—文学欣赏②李商隐 (812~约 858) —生平事迹 IV. I207.22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8536 号

玉溪华年

策 划: 彭兆平 郭栩麟

责任编辑: 谢清风 郭栩麟

内文插图: 鸦

装帧设计: 桂 人

出 版 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湖南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 编: 410016

电 话: 0731-2196340 2196334 (销售部) 2196313 (总编室)

传 真: 0731-2199308 (销售部) 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8.75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“玉溪华年”意为：留不住的华年，忘不掉的过往，有如溪中倒影，似近似远。众所周知，“玉溪”是李商隐的号，暗示此书有李商隐传记的性质。

作者锦瑟，曾于华文出版社出版穿越式小说《两世花》，销量不菲。她深知情节对于小说的重要性，亦知怎样的情节才能抓人，才能引人入胜。她将零碎的历史材料构架成系统、丰富的情节，线索清晰，人物性格鲜明，有很好的完整性，且各章节都紧扣诗词的意韵，达到了以情节解读诗词的目的。情节中的矛盾斗争、恰到好处的心理描绘，如李商隐与安康公主对峙、欲见宋华阳而不得的情景，如李商隐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已亡后先抑后扬的悲痛，均入木三分。

全书语言不事雕琢，不见一般青春文学中的浮华之风，而显沉郁、苍凉。乍读来味淡，但若仔细品，句句都直面内心、极具分量。例如卷十九的题记：“何日是归期？何日是归期？巴山的夜雨，连绵如丝，阻断了我望你的目光，也阻断了归家的路。”无一雕琢，但两次发问表现出内心的焦急；想一想那些春节因大雪塞道而不得回乡的人们，便知道“阻断了归家的路”意味着什么。用这样的语言表现的情感却那么富有冲击力，令人不禁感叹，作者必然经历过许多起伏，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。

虽然如此，文中却并不乏色彩与光泽。描写的句子大多具有雄浑、壮丽的美感，独具一格，不同于时下流行的柔靡文风，如“璀璨灯海向四面八方蔓延，直至天边，仿佛全世界的星光都聚集在这座城上”，如“我的膝头爬满苔藤，我的眼眶里嵌着星星”，如“郁郁萋萋草蔓延于琉璃瓦砾，沉沉暮色浸染上终古垂杨”，如“夕阳斜照在李商隐的脸上，照出了那一脸

恬淡，也分明为他织就了淡金色的寿衣”，既具有唐代的大气，又具有末世的荒凉之感，符合李商隐所处时代的特征。

正如文中所写，“（李商隐的）命运交织成险恶的巨网”，锦瑟也像是在织一张网。起初还能不动声色，但从中间到后半部分，一步一步让人感受到李商隐那无力伸张的命运，从而为之心痛、苦闷，陷入网中难以自拔，如同陷入一个颓废的梦。颓废与振奋是两种不同的情调，当今的文坛似乎更偏向后种，但是，唯有前者才能表现李商隐。否则，我们就不会深刻地懂得，何谓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”，何谓“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”，何谓“寒梅最堪恨，长作去年花”。痛楚其实也是一种释放，我们看过了李商隐的华年，会联想到自己的华年，联想到自己所经历的波折与苦楚，并是如何淡然地看待，从而面向一段新的人生。最终则会发现，《玉溪华年》，余味未尽地提醒着我们——欲惜华年。

锦瑟的创作日益成熟，令人欣喜。曾有她的粉丝来问我，是否还会出版她的其他作品，我可以在此承诺：答案是肯定的。本社即将推出她的现代文集《夜歌》，其所描摹的青春痛楚令人过目难忘。还将推出她关于三国的短篇集《生于一千八百年前》，娓娓诉说那个如梦似幻的时代中不为人知的传说。

策划与编辑这套“古典诗词之一梦千寻”（第一辑），是以新兴方式推广古典文化的一次尝试，希望获得广大古典文化爱好者的支持，使我将这个项目继续下去，既而推出第二辑，甚至第三辑来。我的信念是：不仅仅要保存那灿烂的古典文化，而且要赋予其新的生命力，使其得到延续与发展，一个国家的文化才会一步步走向辉煌。

最后，感谢本书的插图作者——鸦，有了她勤勉而谦恭的努力，本书才能以如此美好的形态呈现在大家面前。

郭栩麟

2008年6月于长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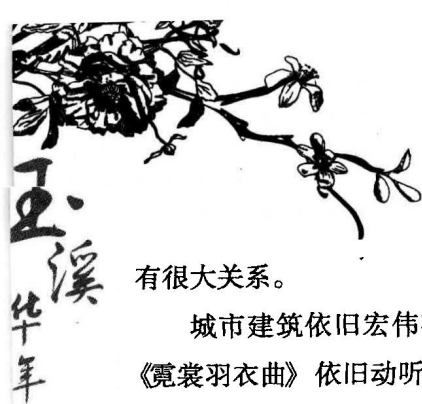
你去过长安么？

曾几何时，那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。

群山为她挡去塞外的风沙，河流像玉带般环绕着她，富饶的关中土地造就了她的繁华与兴旺，造就了她千年不衰的神话。

如果你在开元年间到过长安，你会发现全天下的梦想与颜色都聚集在你身边熠熠生辉。每一个早晨，城市如同渐渐沸腾起来的海洋；东西市中，来自东瀛的、天竺的、波斯，乃至罗马的商人在街上行走，各种语言珠玉错落地在你耳边回响；七彩绸缎斑斓地在市中铺开，明亮的天空中也似倒映着它的光华。每一个夜晚，舞曲从坊间的屋子里传出来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酒香；站在城市中央举目四望，璀璨灯海向四面八方蔓延，直至天边，仿佛全世界的星光都聚集在这座城上。

如果你到晚了，看到的是末唐时屡经战乱的长安，其实也没



有很大关系。

城市建筑依旧宏伟磅礴，虽然许多屋墙已有灼烧过的痕迹；《霓裳羽衣曲》依旧动听，虽然转弦间带了些末世的意味；城市里的人还是那样多那样快乐，虽然笙歌停住时，你会隐隐感觉到他们心底的彷徨与恐惧。

这一切都不影响长安的美丽。在重重战乱与灾祸的包围间，在日复一日黯淡下来的天幕下，她高耸入云的灰色城墙紧紧锁住她的美丽。人们在墙内醉了醒醒了又醉，浑然不觉墙外的天色已昏黄。

春风年复一年地吹起。春风起时，护城河旁那两行垂柳会开花，风带着柳絮，一直往东南方向吹。柳絮欢快地在空中舞蹈翻滚，带着长安依稀的繁华气息，渐行渐远，终于，在数千里外的沧州，轻轻地落了下来。

柳絮飘落在荒野小道上走着的一个少年身边。少年隐隐觉得身边有什么东西在舞动，便伸出手一把抓住。然后，他在阳光下摊开手掌，看见白色的柳絮躺在掌心。他静静地看着，然后便笑起来。

“是长安的味道呢。”他笑着，快活地将目光投向身边仆从打扮的老人。老人却不以为然地皱皱眉。

“公子，快些走罢，他们不会等我们的。”

老人才不管什么长安不长安的味道，他只希望不要露宿野外才是。这样的年头，四处强盗横行，他只希望能随着东行的军队，早早将少年送到郢州，保得他旅途平安。

少年便是李商隐，第一次走上仕途的李商隐。此去郢州，他要投奔一直很欣赏他的朝中名士令狐楚。十七岁的年纪，虽然显

得较同龄人沉稳老成，可是他满怀着十七岁的希望与梦想。人生从这里开始，往后仿佛有无数种可能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走了一阵，他突然又指着远处黑压压的一片，好奇地问老仆。

老人看了一眼他指的方向，突然觉得心惊肉跳。“没什么，公子还是赶紧赶路吧。”他搪塞着。

李商隐却不依，远处几棵枯树后的残垣、残垣下黑压压的一片什么东西吸引着他锐利的目光。他好奇地走过去，浑然不觉老人在身后焦急地呼唤。

走过那几棵枯枝横生的树，眼前的一切突然清晰起来。他听见自己的心狠狠一颤。

“呀。”他惊讶地看着那一大片焦黑的土地和土地上累累的白骨，不由得呆立在那里，没有了言语。

“公子！”老人气喘吁吁地跑上前来，一把捂住他的眼睛，哀求似的说，“不要看。”

他很快觉得手心一片湿热，把手挪开时，竟发现李商隐在流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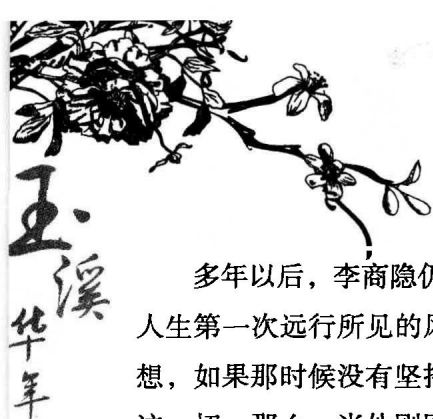
“打过仗，难免要死人的，”老人的语气不由得温和起来，“公子自幼在家乡，没见过这种场面，但以后会陆续见到，也没什么好难过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李商隐怔怔地说，“在家乡，我曾目睹过沧州报捷……”

“是报捷了，朝廷军胜了呀。”

“这样子的胜利……”

老人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将手搭在他单薄的肩上，默默地等他将此刻的悲伤消化。



多年以后，李商隐仍不时想起那一日沧州道旁的残垣与白骨。人生第一次远行所见的风景，竟带着如此不祥的意味。他常常在想，如果那时候没有坚持走过去，没有用他充满希望的眼睛看到这一切，那么，当他刚刚走上仕途时，心情是否会有所不同，而往后的人生，是否就能因此改写。

可是在当时看来，那只是他人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。当他在郾州见到令狐楚时，他还是像个十七岁的少年那样，有着美好的梦想与期盼。

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但许是因为前几日下过雨，空气中有一层挥散不去的薄雾。正值春天，节度使府院中的桃花开得美丽，因为薄雾的缘故，便蒙上了淡淡的灰，愈发映衬出粉墙黑瓦的堂皇肃穆。李商隐敝衣小帽，背着简陋的行囊走来，令在院中劳作的老妈子漠然地别过头去。

四下弥漫着鄙薄的味道，李商隐却仿佛丝毫不觉，一直目视前方。脸上带了种梦游似的神情，嘴唇轻轻地颤抖，仿佛在期盼着什么。他亦步亦趋地跟着带路的仆人走进偏厅，直到座上的老者放下书卷，回过头来，他脸上那梦游似的神情才消逝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双秀目骤然明亮起来。

“恩师大人……”他上前深深作揖，眼眶不觉已湿润。

座上老者正是提拔他、资助他来此，却素未谋面的太平节度使令狐楚。此刻，面对比他小了近五十岁的李商隐，令狐楚并不拘泥于长幼尊卑，快步上前扶起了这个少年。

“十六岁便能凭一纸文章，让朝中百官动容的才子李义山，”令狐楚像朋友一样直呼李商隐的字，“老夫今日终于见到你了。”

李商隐不太好意思地抬起头来，悄悄看了看令狐楚。他是一位须发斑白的老者，举手投足皆有儒雅之风，深深的眼中全是慈

样的笑意。

那一刻，李商隐想起他七年前去世的父亲。在长得像个醒不来的噩梦般的七年间，他时常想起父亲。但这一次毕竟不同：面对令狐楚，他想起父亲的时候，心中多了些温暖，少了些悲伤。

“叫绡儿来。”令狐楚向一旁的仆人吩咐道，那人便急急去了。

不一会儿便见一个青年大步走入，正是令狐楚之子令狐绡。他举手投足酷似他的父亲，只是因为年轻，便多了几分风流洒脱。方一进门，他便说道：

“父亲，可是有客人来？”

“义山就在这里，你还不快见过？”令狐楚嗔道。

令狐绡身体微颤，转过身来，将李商隐细细打量一番，脸上浮现出不可置信的神情，一边拜下，一边说：

“早就拜读过贤弟的文章，想不到贤弟竟是如此翩翩少年。”

李商隐急急回拜，有些发窘，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“所以说你虚长了那么多岁，论文章，还不如义山的十分之一。”令狐楚板着脸教训道。

令狐绡也不以为忤，笑嘻嘻地凑近李商隐，说：

“你能来这边真是太好了。今后你便像我弟弟一样。”

李商隐心头一热，想说什么，却只是深深一鞠。抬起头来时，看见令狐楚眼中满是笑意。

他的心中似乎穿入了明媚柔和的阳光，盈满了温暖的泪水。可是他始终没有过于激动的表现，他毕竟不是一个习惯用热烈的方式表现心中感情的人。

在这个早晨，在这间整洁堂皇的厅堂上，他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的人，如今终于见到一盏明亮的灯——在沉浮不定的童年，他一直梦想着有一天，有个人会出现



玉溪
化十年

在他面前，说很欣赏他，说会帮助他。这一天他等了很久，而今终于到来。尽管这一路走得艰辛，它终于还是来了。

令狐绹有事先行告退了，厅中又只剩下令狐楚和李商隐二人。看着少年微倦的脸，令狐楚柔声问道：

“孩子，累了罢？”

“不累。”李商隐昂起头，坚定地说。

“那便好，”令狐楚微笑道，“仕途很累，人生很累。你若不怕累，便是最好。”

少年只是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“你第一次出远门，还习惯罢？”令狐楚又问。

“习惯……”李商隐欲言又止，年轻的脸上忽添几分郁郁之色。令狐楚看在眼里，好奇地问道：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弟子路过沧州……”李商隐沉吟着说，“听说那里原本十分繁华……可是弟子所经之处，皆是残垣断壁、尸骸累累……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所以……”少年脸上全是忧伤，却摇摇头，说，“没什么。”

窗口漏入的阳光往下移了一格，一片光斑跳到少年的脸上。看着阳光中少年的脸，令狐楚突然想起自己少年的时光。其实他何尝不知道李商隐在想些什么，自己像李商隐这样大的时候，也是一样地为世间的苦难而忧心。只是现在……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白皙的双手，这也曾参与过镇压沧州叛乱的双手。那些残垣间，恐怕也有不少白骨出自这双手罢。

他有些没来由地烦闷，目光下意识地落在一旁的琴上。手指随意抚上去，便拨出几个不可辨的颤音。却见李商隐也望着这琴，心中一动，突然问道：

“孩子，告诉我，琴为什么是二十五根弦？”

李商隐被问得一愣，张口欲言，却是无言。待要说些什么时，令狐楚已站起身来，淡淡地说道：

“你也倦了，去休息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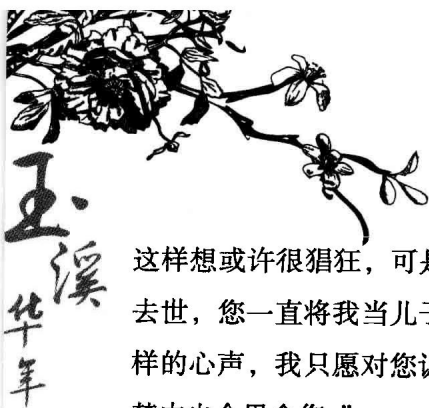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问题，李商隐再也没有作答的机会。琴为什么有二十五根弦，他不知道，正如同他不知道为什么世间会有战乱、杀戮、贪官污吏、乱臣贼子。他自幼生长在贫穷却不失安宁的环境中，自然也不知道，一路东行而来，途经的那些城市废墟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，而路边那些累累的白骨，又曾属于一些怎样的人。

很多事情他都不明白，不是因为他不懂事，而是因为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根本无法弄懂。

可是他始终相信，且宁愿相信，他能够改变这一切，或多或少。

那一夜，在令狐家为他安排好的房间中，他在给表叔崔戎的信中写道：

“我终于来到郢州，来到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。令狐恩师对我很好，他的儿子也把我视若兄弟。恩师说了，后天他便带我去州府，让我认识一些本地的士人。他还会推荐我参加乡试，资助我考取功名。来日我有出息了，一定要好好报答他。不，不仅仅是他，还有您，还有所有曾帮助过我的人，甚至包括朝廷、天下。我一路走来，看见经过战乱的城野萧条，路边的白骨无人收殓。我想人世间最凄惨的景象，也莫过于此。有时候在梦里，我会恨自己不能早两百年来到这世上，那样我就可以遇上社稷太平、吏治清明的盛世。可醒来之后，我又觉得生在这样的世道是上天给予我的使命，让我能凭借自己的力量，去改变世间丑恶的东西。



这样想或许很猖狂，可是我真的希望有人能懂。表叔，自从慈父去世，您一直将我当儿子一样疼爱，我也将您看做父亲一样，这样的心声，我只愿对您诉说。离家的游子渴望慈父的来信，我在梦中也会思念您。”

他满怀热情地将信寄出去，可是崔戎一直没有回信。也许信在辗转的旅途中丢失了，也许崔戎不知道回什么话好。年轻人的轻狂，总是让阅尽千帆的老人沉默。

第三天的早晨，李商隐换上普通官吏的青衣，以平巾包头，跟在令狐楚身后走入郢州州府。他一路走得热切，双眼直视令狐楚的背影，眼睛明亮得似有星星坠入其中。十七岁的少年，光洁的额上没有丝毫岁月的痕迹，单薄的肩上却已负起沉重的梦想。他向着府衙大堂急急走去，浑然不觉两扇朱门在身后关闭、隔绝。

[绢帛]

随师东

东征日调万黄金，几竭中原买斗心。
军令未闻诛马谡，捷书惟是报孙歆。
但须鸞鷟巢阿阁，岂假鸱鸢在泮林。
可惜前朝玄菟郡，积骸成莽阵云深。

写下这首诗时，他是十七岁的少年。

随着东行的军队前往郢州，投奔素来欣赏他、资助他来此的

朝中名士令狐楚，人生仿佛就此走上金光大道。青春是一桌盛宴，不会吃完，不会有变凉的一天。

可是，在旅途上，他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满路鲜花，只看见道路旁边，战乱之后城野萧条、骸骨遍地。

一个月前，就在这里，朝廷的军队斩了作乱的兖海节度使李同捷。捷报传到四周，官府都用了极为喜庆的字眼来赞扬这次胜利，可是胜利背后横陈在路旁的白骨，却无人提起。

李同捷作乱从宝历二年开始，到诗人十七岁时，整整两年。两年来朝廷平乱军队举步维艰、军心涣散，每有小胜，都要朝廷调数万金来打赏，才能继续走下去。等到李同捷兵败身亡，江淮地区几乎被洗劫一空——却不仅仅是因为战乱。

十七岁的少年，目睹了许多不该目睹的东西，听说了许多不该听说的事情，于是用十七岁的文字，记下了这百年的愁苦与忧怀。

[倒影]

在家乡，我曾目睹沧州报捷。信使从东方而来，骏马飞驰，朝廷的旗帜在风中漫卷。城中张灯结彩，官吏们弹冠相庆。他们说邪不压正，他们说逆臣贼子终当伏诛。这一场胜利，又足够支撑起中原数年的太平。

可是，谁能告诉我，在战火蔓延的年代，那些络绎不绝的东行车马载的黄金去了哪里？在我的家乡，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、老人们手中所剩无几的积蓄，它们都去了哪里？

如果将士的斗志要靠黄金来购买，那这军心的价钱也未免太





玉
溪
十年

贵。平乱军中从来没有被人挥泪斩首的马谡，只有一个又一个，像虚报已斩孙歆而去领赏的晋将那样的将领。

是的，我只是一个少年，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都不懂。但请不要告诉我，这就是平乱的代价，这一切我们必须付出。至少我知道，凤凰筑巢的高阁上不会有夜枭的窃据；若朝廷吏治清明，又怎会让叛乱发生？

去过沧州的人们，曾向我描述过那里的景况：那是一片广袤的土地，城市点缀在密林和深湖之间，艺人在白石板铺成的广场上且歌且舞，周围的百姓安详地笑着看。我还在书中见过更早的沧州，那时它还叫玄菟郡：城市星星点点连成一片，屋檐叠着屋檐，道路纵横相交；走钢索的小女孩穿着鲜艳的衣，是这片土地上飘展的鲜艳的彩旗。

而此刻，在血浸染过的焦土上，在城郭的废墟间，在层层阴云下，对着满地白骨，请允许我闭上眼睛，设想一下此地昔日的繁华，然后静静地流下眼泪。



二十一岁的时候，李商隐在洛阳城中流连。

经历了数年平淡幕僚生涯的消磨和屡试不第，二十一岁的他已不似十七岁时那般意气风发。少年的双肩不再单薄，光洁的额上也蒙了些岁月的尘埃，只是那一双眼睛，却清澈明亮如初。

即使暂无面目回去面对殷切资助他上京赶考的令狐楚父子，他却仍未放弃心中的希望。他一边写信给表叔崔戎求职，一边每日在客栈苦读，准备下一次应考。

每日只在傍晚，他才给自己片刻休息的时间——事实上，即使有再多空余的时间，他也无处消磨。洛阳很大，街道纵横，屋舍繁华，可是青楼彩灯下的轻歌曼舞不属于他，朱门高墙之后的觥筹交错，也不属于他。

他是繁华深处一个无声的影子，每日傍晚，独行至大街旁的酒楼，在二楼靠窗处坐定，叫上一壶清茶、一碟点心，看着满街



渐渐亮起的流灯，独自坐上一两个时辰，然后走回客栈去。日复一日，皆是如此。

是寂寞的。在二十一岁的少年身上，这样的寂寞多少显得有些纯粹。他不是千帆过尽后那丝渐散的晚霞，他只是风雨飘摇中那只暂时铩羽的鸟儿，在一个小小的巢中恢复元气，等待下一次命运的邂逅，或者起飞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那个花衣的男子，渐渐走入他的视线。

那是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男子，常穿花色衣裳，虽然相貌平庸，但一双细长的眼睛格外有神。每隔两三天李商隐便会看见他，他总是坐在对面的桌子上，拿着一小坛酒自斟自饮。两人的目光偶尔交会，他便对李商隐淡淡一笑。

那一日夕阳西下，李商隐拿了纸和笔，伏在酒楼的案上，想借着余晖给令狐楚写信。笔空悬于纸上，滴下的墨在纸上洒出偌大一个墨点，他却仍不知从何落笔。方踌躇间，却见那花衣男子突然走过来，伸手拿起他面前的茶杯，将茶一饮而尽，然后笑嘻嘻地看着他。

李商隐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低下头去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给自己的杯子添上茶，端起来喝了一口。

因为等不到意料中的惊讶，面前站着的男子倒满面惊讶。他眨着眼睛看着李商隐，然后再次把他手中的茶杯夺过来，把自己手中装满酒的酒杯重重地放到他面前。

“酒比茶好。”他像个规劝弟弟的大哥哥般对李商隐说。

“我不喝酒。”李商隐正色平视他，一双眼睛清澈而无辜。

“名满京师的小才子李义山，怎会不喝酒？”男子笑起来，“我不喝酒时，一个字也写不出。”